

反思《小雅·采薇》“戍役还归”说

刘伟榕

(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要] 清代姚际恒、方玉润认为《小雅·采薇》中有既归之词, 方遣又不可逆料归期, 以及“一月三捷”的事实, 又有情景交融的景色描写, 因此断定非“遣戍役”之诗, 提出“戍役还归”说。然而结合宋代朱熹《诗集传》与段昌武的《毛诗集解》, 可知清之前人早已论述了采薇以计时、戍役期固定、三捷是约言、雪景是预设等。因此姚、方二人的论证仍值得反思, 他们的说法有助于从艺术境界上理解《采薇》, 然而一旦涉及诗作的创作背景及内容时, 就显得漏洞百出。

[关键词] 采薇; 戍役还归; 遣戍役; 毛诗集解; 诗集传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671-3222(2011)01-0069-04

《小雅·采薇》乃《诗经》名篇, 然对其主旨, 理解各异。在清代前, 人们普遍接受《诗序》朱熹《诗集传》中认为的《采薇》为诗人代作的“遣戍役之诗”。直到清康熙年间, 姚际恒在《诗经通论》里首次提出“戍役还归”之说, 方玉润亦在《诗经原始》中加以阐发支持。此后, 姚氏之说成为学界主流观点。然而姚、方之说是以何理由取代流传两千年的“遣戍役”说呢? 本文将宋代朱熹的《诗集传》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与姚氏《诗经通论》方氏《诗经原始》中关于《采薇》的诠释加以对比, 发现姚、方二人对“遣戍役”说提出的诘难在宋人著作中大多可以找到解答。故“戍役还归”说仍有值得反思之处。

一、“曰归曰归, 岁亦莫止”为既归之词乎?

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卷九中说:

“此戍役还归之诗。小序谓‘遣戍役’, 非。诗明言‘曰归曰归, 岁亦莫止’, ‘今我来思, 雨雪霏霏’等语, 皆既归之词。”^{[1]181}

单就“曰归曰归, 岁亦莫止”这句诗, 的确容易令人联想到士卒在回家路上欢呼的情景,

从而认定这首诗是在戍役归途上所作。然而通读全诗, 发现“曰归曰归”竟是依次出现在三个不同的时态下: “采薇采薇, 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, 岁亦莫止”、“采薇采薇, 薇亦柔止。曰归曰归, 心亦忧止”、“采薇采薇, 薇亦刚止。曰归曰归, 岁亦阳止”。

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注: “毛曰: 薇, 菜也; 作, 生也”^{[2]644}、“程曰: 薇始长而柔……薇壮而刚”^{[2]644}、“郑曰: 十月为阳”^{[2]644}第一次发出“曰归”的感叹时, 初生的薇刚冒出地面, 此时是年末; 第二次发出“曰归”时, 薇已经成长, 此时忧心如焚; 第三次发出“曰归”时, 薇已经成长得刚壮, 此时是第二年的十月了。故姚际恒认为“曰归曰归, 岁亦莫止”属既归之辞, 实为断章取义。因为在岁暮发出“曰归”感叹后, 戍卒们并没有回家(至于为何没有回家, 将在下文论述), 故才有第二次发出“曰归”时的“心亦忧止”, 到第三次发出“曰归”时已经是来年的十月了。

“曰归”是情感的表达, 而非对眼前事实的陈述。“曰归”与“采薇”贯穿了戍卒整个征程, “采薇”是景, “曰归”是情, 触景而伤情。

[收稿日期] 2010-11-24

[作者简介] 刘伟榕(1990-), 男, 福建福州人,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本科生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中也说“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，而念归期之远也。”^{[3]105}在出戍的途中每日采薇而食，薇由初生柔软长至刚硬，战士们也借此计算出戍的时间。

而用采薇以计时，恐怕也是跟祭祀有关系的，这更能解释戍人为何“采薇”而“曰归”。“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，犹重祭祀。对于忙碌的士和戍人来说，岁初、岁末之祭更加重要。”^{[4]58}薇萌芽于初冬，正是岁末之祭的时候，这时家里最需要戍人了；薇亦柔时，正是岁初，也应该是在家祭祀的时候，而戍人还得坚守边地，所以“心亦忧止”；等薇亦刚时，祭祀的时期就早过了，戍人错过了祭祀，难免心灰意懒，故说“我行不来”。诗中选取的采薇的三个时节正是最有代表性、最能牵动戍卒思乡情结的时节，故而戍卒们才会边采薇边在心里感叹和期盼。因此，“曰归曰归”实是戍人期盼返乡的心声而非既归之词。

二、方遣不可逆料其归时乎？

姚际恒认为诗中出现了“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”、“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等语，皆表明返家的时节是在年末冬季。从而提出质疑：“岂方遣即已逆料其归时乎！”^{[1]181}既然无法预料归期，就只能认为戍卒们此时已经在回家的路上，才有如此确切的描述。

只是因为刚刚被遣去戍役，就无法预料归期吗？其实连姚际恒的支持者方玉润都有不同意见：“愚谓曰归、岁暮可以预计，而柳往雪来，断非逆料。”^{[5]341}方玉润就认为年末返乡是可以预料的，只是归途中见到雪景却只是想象出来的而已。

其实，不论是“遣戍役”还是“戍役还归”，《小雅·采薇》是一首关于戍役的诗是世所公认的。既是戍役，必有役期，归时当然是可以计算和预料的。关于古时的役期，朱熹在《诗集传》卷九中解释道：

“古者戍役，两暮而还。今年春莫行，明年夏代者至，复留备秋，至过十一月而归。又明年中春至，春暮遣次戍者，每秋与冬初，两番戍者皆在疆圉。”^{[3]105}

朱熹认为古时戍边的役期是固定的：每批戍卒都是春暮出发，夏天到达守御地区，第二年秋后十一月才归。如果是到达疆域的那年冬天即回，替换的下一批戍卒尚未到达，疆域边防就空

虚了。因此对每一批戍卒来说，都是今年春暮出发，来年的冬暮返家，谓之“两暮而还”。于是出现每年秋与冬初都有两批戍卒同时坚守疆域的情况。既然役期固定，为何归期不能预料呢？而用“雨雪霏霏”代指归时正是来年冬暮，亦无不可。段昌武《毛诗集解》对以上结论作了总结：“雨雪霏霏纪次年之冬也。若以仲春往而冬暮归，则次戍者未至，疆圉虚矣。每秋冬两番戍皆在，又见备御之至也。”^{[2]646}

役期的“两暮而还”又可以解释为何发出“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”后戍卒依旧没有回家。因为役期中的第一个岁暮是在守疆度过的，尽管“岁亦莫止”，戍人必须留守。极有可能的是，新戍卒们看到上一批戍人役期结束，在冬暮回家，而自己却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回，在这种反差下发出“曰归”的感慨。同样，“岁阳”亦非役期结束之时，因此无论家里的祭祀多么需要自己，役期末到，征人是无法回乡的，徒有感叹而已。

三、一月三捷，所言实事乎？

姚际恒在《诗经通论》中说：“又‘一月三捷’，亦言实事，非逆料之词也。”^{[1]181}姚氏认为“一月三捷”不可预料，但是段昌武却认为可以，因为古今战争观不同：

“段曰：古人所谓战胜者与后世事不同，后世大率运奇百出以求胜，则胜负必至于难定。古人之治夷狄也，服则舍之而已矣，以是为胜亦宜三捷之可期哉。虽然一捷可矣，而犹有俟于三焉，独非穷威乎？此当以孟子三不朝之意，推之圣人不欲以一战求尽也。战而败、败而三焉，在彼亦心服，在此亦非幸矣。曰三者，以赴敌休士之节约而言之也。”^{[2]645}

段昌武认为古今的胜负观不同，彼时对猘狁的战争只求夷狄屈服，并不为杀人夺地，因此只要猘狁投降即算获胜，也许一战即可。之所以说成三次，乃是顾虑一战而胜或有侥幸嫌疑，夷狄未必心服，三战三胜，对方必定心服口服。段昌武的解释说明了“三”恐怕是约数，是符合圣人之道、战场规则的一个数字，并非实际已经发生了三次战争。

从诗中可以看出夷狄的侵犯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“靡室靡家，猘狁之故”，军队也高度戒备“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”。上至王公下至平民，都是很希望获得永久的胜利，一劳永逸。但

要达到这种效果, 必须使夷狄心服口服, 因此要三战三捷。用“一月三捷”表达这种获得和平的期望亦无可。

四、“雨雪霏霏”是实景乎?

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中评论道:“愚谓曰归、岁暮可以预计, 而柳往雪来, 断非逆覩。”^{[5] 341}认为“雨雪霏霏”必是亲见眼前景物, 因为“柳往雪来”的情景是难以预料的。然而, 上文已经论述, 《小雅·采薇》是一首戍役诗, 戍卒春暮出发, 夏天抵达防区,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在征途上的, 返回亦同。在冬暮回家的路上, 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跨度里, 见不到雪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在归途中见到雪景不是小概率事件, 而是可以把握和肯定的。

方玉润又从情感的角度, 认为只有真情实景才能催生这样的佳句:

“此诗之佳全在未章, 真情实景, 感时伤事, 别有深情, 非可言喻, 故曰‘莫知我哀’。不然, 凯奏生还, 乐矣, 何哀之有耶? ……今何幸而生还矣, 且望乡关未远矣, 于是乃从容回忆往时之风光。”^{[5] 341}

回忆往时之风光或许是对的, 但是否“从容”, 则不得而知。因为人的感情是复杂的, “凯旋生还, 乐矣, 何哀之有?”本身就是对征人心理琢磨不够深入的体现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这样注解《小雅·采薇》末四句“行道迟迟, 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, 莫知我哀”:“程子曰: 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。”^{[3] 106}长久的戍边生活必定在士卒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, 归乡路途的遥远、戍边生活的艰苦、战争情景的惨烈, 使士卒感受到生命中无穷的悲苦和孤独。这种悲哀忧思是伴随着戍人整个征途的, 归途中的一草一木, 都能勾起他情思泉涌, 又何必真的见到大雪纷飞的眼前实景才能催生真情呢?

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说:“此章又设为役人预自道其归时之事, 以见其勤劳之甚也。”^{[3] 106}因此不妨这样猜测:《采薇》的作者正是走进了征人的内心, 体恤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失落和痛楚、迷惘和感伤, 故而预设他们未来归途时“雨雪霏霏”的情景。这样全诗就表现出一种悠远绵延、哀伤无尽的情思, 诗的意境也更加开阔了。

五、遣役诗只可鼓舞士气, 而不准预言其戍途穷困乎?

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中诂难:

“其前五章, 不过追述出戍之故与在戍之形而已。盍壮士从征, 不愿生还, 岂念室家?”^{[5] 341}

大意就是如果是遣役诗, 则壮士万万不会期盼自己无法生还, 不会预道征途种种困难艰苦。否则就是扰乱军心, 自灭士气。对此, 段昌武在《毛诗集解》中提出自己的独到理解:“段曰: 天下之艰苦, 非所期而骤遭焉, 则情必至于难堪。倘前知其必然, 而一旦当之则安矣。是诗作之于遣戍之初, 而预道其室家之契阔、饥渴之穷困道途、经历之险阻, 如此正所以安其心, 使不至临境而惊忧也。”^{[2] 644}段昌武认为这是诗人摸透了戍人的心理, 故意将未来征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写出, 使士卒们产生心理准备, 不至于将来惊慌失措矣。提前告知军士前途的困难, 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, 是具有人性化的措施。不得不承认, 段昌武独出心裁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。

再者, 《采薇》是诗人代作的可能性很大, 如诗中有许多“风以义”——维护统治者、安抚民心的意图, 如“靡室靡家, 玁狁之故。不遑启居, 玁狁之故。”再如, 整首诗具有很高的文学性、艺术性, 应当由极高修养、专擅写诗的士人写出。若《采薇》是诗人奉命为遣戍役而作, 则可以理解为何诗中大言戍途穷困。因为诗人也就是天子的代表, 在诗中写出戍卒守边的艰辛、预设其回乡的沉重伤悲, 能够体现天子对士卒的理解与同情, 反倒更容易赢得士卒的感动, 使得他们为天子尽力。正如朱熹《诗集传》中注:“上能察其情, 则虽劳而不怨, 虽忧而能厉矣。”^{[3] 106}

六、本文写作背景以及对反思的反思

在阅读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(2002年6月新1版)中的《采薇》题解时, 发现采用的是“戍役还归”之说:“本篇描写戍卒在出征归途中对同玁狁战争的回顾及其哀怨, 表现了诗人忧时之情。”^{[6] 28}至于为什么“遣戍役”之说不对, 书里未曾详释, 只用“殊与诗意不符”概括之。限于学力, 至今都未找到当今学者详细论证《采薇》“戍役还归”主旨的文章。只发现了该说的创始人, 即清代姚际恒与方润玉。仔细研读二人论著, 发现疑点甚多, 故又找出清代之学者的论述, 作一对比。发现姚、方多是从诗的艺术境界加以揣摩, 从而提出“戍役还归”说。然而姚、方未对该诗的创作背

景、士卒的心理作更深入地探析,他们的诘难并未对“遣戍役”之说构成真正的威胁。

猜想今人对“戍役还归”说的采纳,恐怕是因为与该诗创作年代相隔久远,若用“遣戍役说”则会对《采薇》诗艺术境界的理解带来诸多不便。而从“戍役还归”的角度可使诗意更加顺畅,更容易理解。如将“曰归”认作既归之词,则情感更加真实;归期难以预料,则体现战争之危险、戍卒前途之渺茫;将雪景作为眼

前实景,则情景交融,意境高远。而且“遣戍役”之说更侧重诗“风以义”的政治功能,诗人奉命代言的政治创作目的也多为今人不喜,不如当作纯粹的艺术作品来欣赏得好。

自知才疏学浅,本文并无意要为《采薇》的主旨下一一定论。只是用宋代及其之前的学者的意见,反驳清代学者的看法,以前人之矛攻后人之后盾。指出姚、方二人对“戍役还归”说论证的漏洞,希望能给其他学者带来一些启示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姚际恒. 诗经通论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8
- [2] 段昌武. 毛诗集解 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: 第七十四册, 台湾: 商务印书馆, 1986
- [3] 朱熹. 诗集传 [M]. 上海: 中华书局, 1958
- [4] 李锋. 《采薇》与祭祀 [J].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1998, (4).
- [5] 方玉润. 诗经原始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
- [6] 朱东润, 等.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: 上编, 第一册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

[责任编辑: 张莉]

(上接第 34页)

群众的监督,也扩大真正优秀的学生干部在普通学生中的积极影响。

第六,引导和鼓励学生干部在务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,反对将任务教条化的理解和执行。提倡创新的同时,教育学生干部善于总结,将好的经验、心得保留下来,使之成为班级、学生组织文化的一部分。

第七,结合学生党员发展规划,逐步实现学生党员支部建到学生组织上,完善学生党支部组织建设,加强党团对学生组织的领导,提高学生组织的战斗力。

第八,学部党团组织和辅导员要经常关心学生干部,及时帮助学生干部解决自身在生活、学

习和工作上的困惑,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,使他们对班级和学生组织有较强烈的归属感,也使他们能更专心、愉快地投入工作。正如思想政治教育司司长杨振斌所说“要尊重大学生主体地位,关注他们的精神诉求,顺应他们的心理期待,帮助他们健康成长。”^[4]

五、结 语

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非一时一刻之任务,而是伴随班级、学生组织发展的全过程,学生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并不可怕,危险的是我们不去正视它,研究它,及时的找到对策解决它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林芙蓉. 强化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促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[EB/OL]. 2006-04-02 [2010-12-13]. <http://www.l.hrbust.edu.cn/baokan/sizheng/showqikan.asp?id=261>.
- [2]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. 毛泽东选集. 第三卷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67.
- [3]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. 毛泽东选集. 第一卷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67.
- [4] 杨振斌. 全面推进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 [N]. 中国教育报, 2010-07-28 (1).

[责任编辑: 张莉]